1. 別在衝突中逗留，因為攻擊**必會**尾隨戰爭而至。對上主的恐懼無異於對生命而非死亡的恐懼。但上主仍是你唯一的安全保障。在祂之內沒有攻擊，也沒有任何形式的幻相能趨近天堂。天堂是全然的真實。其中並無任何分別，因而也不可能發生衝突。我們不要你與內心的謀殺欲望搏鬥。但我們要你認清它所採取的形式遮掩了其自身的意圖。你所恐懼的正是這個，而非其形式。不是愛的，就是謀殺。不是在傳達愛的，就是在傳達攻擊。一切幻相都是在攻擊真理，並對愛的心念下手凌虐，因為它看似同等的真實。

2. 有什麼能與真理等同，又與之相異？愛與謀殺正如水火之不容。然而，倘若二者皆真，則它們必然相等，叫人看不出有何差異。只要把聖子視為身體，二者便是如此。畢竟，肖似於聖子之造物的並非身體。不具生命之物無法成為生命之子。你怎能延展一具身體，叫它托住整個宇宙？你豈能令它創造，並與自己的創造合一？它豈能將它之所是悉數賦予自己的創造，卻不經受一點兒損失？

3. 上主並未把自己的任務與身體共享。祂把創造的任務賜給自己的聖子，因那也是祂的任務。在你看來，聖子的任務乃是謀殺，這麼相信並沒有罪，但**卻是**神智不清。相同之物不可能兼有相異的任務。創造即是上主向外延伸的方式，而屬於祂的必也屬於祂的聖子。聖子與聖父若非共沾謀殺之罪，便同屬清白。生命造不出死亡，它只造得出生命。

4. 你的關係散放著美麗的光芒，像極了上主的愛。它還承擔不了上主賜給聖子的神聖任務，因你尚未徹底寬恕自己的弟兄，令寬恕得以延伸至一切受造。只要還有謀殺或攻擊的形式吸引了你，使你認不清它們的底細，就會阻礙你把療癒和奇蹟延伸出去，以至無窮。但聖靈知道該怎麼增益你那小小的禮物，以使它們偉大。祂也知道該怎麼將你的關係提升至戰場之上，化干戈為玉帛。你的任務就是要看清任何形式的謀殺皆非你之所願。忽視戰場成了你此刻的目標。

5. 讓自己向上提升吧，從高空中望下俯視整座戰場。只有在那兒，你的觀點才會大大改變。在此，你已身處其中，而它也會顯得真實。在此，你已選擇成為它的一部份。在此，你已選擇了謀殺。一旦超越其上，你就是在選擇奇蹟，而非謀殺。奇蹟的觀點能使你明白戰爭不僅虛幻，也易於逃脫。身體或許會捲入戰爭，但形式與形式的碰撞並不具意義。只要認清這場爭戰從未開始，它便已結束。而你若已捲入，又怎能對它視而不見？你若已選擇了謀殺，又怎能認清奇蹟的真諦？

6. 每當你忍不住想攻擊，你的心也因此變得黑暗且殺氣騰騰時，別忘了**你能**由上俯視這場爭戰。即便認不出形式，你也能看得清它們的徵象。刀割一般的苦楚，罪咎的陣陣刺痛，還有最重要的——平安的失落。這些你心知肚明。一旦發生，就儘快以奇蹟替換謀殺，並堅守自己的高位。如此，上主與天堂的所有光芒都會溫柔地聚攏過來，將你托住。你已選擇留在上主願你安住之處，所以也沒有任何幻相能打攪聖子乃至上主的平安。

7. 別從戰場的角度審視任何人，那稱不上是種審視的角度。你缺乏一個審視的參照點，所以見到的一切都不具意義。只有身體才能攻擊和謀殺，而這若是你的目的，表示你必與身體結合在了一起。只有目的才能將人結合，具有相同目的的人必會齊心一致。身體本身並無目的，因而必屬單獨。從下方，你跨越不了身體。由上頭，身體施加給戰場中人的限制不僅消失無蹤，且不可得見。身體擋在了上主和祂為聖子創造的天堂之間，**因為**身體不具目的。

8. 共享了天父的目的，就會明白那即是自己的目的；你以為這樣的人能從上天那兒得到什麼？他一無所需。任何形式的悲傷都不可想像。進入覺知的只有他鍾愛的光明，照耀著他的也只有永恆的愛。愛便是他的過去、現在、及未來，永恆不易、圓滿無缺、且共享一切。他明白自己的幸福不致減損一分一毫。或許你以為自己能在戰場中贏得一點兒什麼。然而，那一點兒什麼豈能帶給你全然的寧靜及那深沉、靜謐的愛，以致沒有任何疑慮能破壞你的篤定？且直到永遠？

9. 只要覺知到上主的大能，就永遠不會想發動戰爭。除了失去原有的完美，你還能得到什麼？戰場中搶來的一切無非有形有相；無非形體看似得以提供或擁有。只要明白自己擁有一切，就不會自我設限，或寶貝形體為他帶來的貢獻。若由戰場上方的靜謐之處向下觀看，征服顯然不具意義。還有什麼能與一切發生衝突？在那兒，還有什麼能給你更少，而你卻想要得更多？上主的愛一旦支持著你，你還會難以在奇蹟與謀殺之間做出抉擇嗎？